

大儒二程

书香润德

——程母侯氏的大家风范

王杰

世人皆知孟母三迁、岳母刺字,却少有人知,中国历史上有一位母亲同时培养了两位大哲学家——她就是二程的母亲侯氏。如果说二程兄弟日后创立洛学、传承道统的功业是思想史上的巍巍丰碑,那么侯氏便是这丰碑之下极深沉、坚实的基石。今天,就让我们先来认识这位了不起的母亲,探寻她那不凡的学识与人格魅力。

侯氏出身书香世家,父亲侯道济是进士出身。侯氏自幼聪悟过人,博览经史,尤善思辨。幼时父亲与她谈论政事,她的见解每每切中要害,令侯道济常常既惊叹又惋惜,感叹道:“恨汝非男儿!”言下之意是,若侯氏是男儿身,凭此才识气度,必有一番大作为。这份深厚的家学渊源,为侯氏奠定了远超当时一般女性的学识根基。十九岁时,侯氏嫁给了小自己两岁的程响。她嫁入程家后,事无巨细,皆以恭顺谨慎为先,对

上恭敬,对下宽和,处理家事井井有条,深得丈夫的信任与敬重。程响性情刚直,为官清正,常有公务缠身,家中教养子女的重任,几乎全落在了侯氏的肩上。而她也以自己一生的智慧与品格,完美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。

侯氏生育了六个儿子,仅程颢、程颐兄弟二人存活;四个女儿中也只有两位长大成人。她深知,爱子之心,人皆有之,但若失了分寸,便成了害。在她看来,父母留给子女最宝贵的遗产,不是家财万贯,而是端正的品性与立身的德行。因此,侯氏从不溺爱孩子,只要儿子犯有过错,她绝不掩饰隐瞒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:二程小的时候,走路有时摔倒了,家人生怕他们受惊啼哭,忙要上前扶起或抱住,侯氏肯定会斥责说:“要是慢慢走,怎么会跌倒呢?”吃饭时,如果家人给他们喂精心调制的羹食,侯氏总是制止

说:“小时候就寻求满足欲望,长大了又当如何?”对于女儿,侯氏常用东汉班昭的《女诫》一书来进行教育。她不仅严格要求子女,还以身作则,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他们。

侯氏治家宽厚平等。家中仆人犯错,她不许子女呵斥,说人虽分贵贱,但人格是平等的。她常教导家人,见人好要当自己好一样学习,爱惜他人财物要像爱惜自己的一样。程家一度仕途不顺、收入骤减,她精打细算,带着全家渡过难关。邻里之间,她以诚待人,曾把难相处的租户感化得温顺知礼。

她性格沉稳,遇事不慌。小女儿走失,众人都只顾哭喊,她冷静说,能找到就找,哭有什么用。她不信鬼神,住所闹怪事,家人害怕,她只说天热而已,后来怪事也自然消失了。

她看人很准。乡里有神童出名,众人追捧,她说此人难成大器,后来那人果然获罪罢

官。二程小时候,她曾在书帖上分别写下“殿前及第”和“处士”,后来程颢考中进士,程颐终身未仕、以布衣讲学,全应了母亲当年的判断。

她喜好读书,但很少写诗,大多失传。读书史时,看到奸邪之事就愤慨,看到忠义之士就敬慕。

四十九岁那年,她随丈夫在岭南时染病,北归途中病重去世。临终前正值寒食节,她特意嘱咐程颐替她祭拜外祖父母,说今年还能吩咐,明年自己就不在了。侯氏至死不忘孝道。

侯氏的一生虽然短暂,但她以严格而不失宽厚的家教,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影响后世千年的大思想家。那么,这位既通诗书又明大义的母亲,究竟是如何将两个幼子,一步步引向圣贤之路的呢?下一期我们接着讲。

(文章摘自即将出版的《理学宗师的家国情怀:大儒二程》)

清音扬正气,廉韵润三川。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,营造风清气正、崇廉尚洁良好氛围,即日起,本版开设《周口廉洁故事》栏目。通过一段段真挚的文字、一帧帧温暖的影像、一个个生动的故事,集中展示“一地一品一特色”廉洁文化建设成果,传播廉洁好声音,释放廉洁正能量。愿《周口廉洁故事》能成为您身边一位温润的益友,在您心中生根发芽、抽枝散叶,静默而有力地滋养您生命的底色,沉淀为三川大地的厚重风尚。

开栏的话

吉鸿昌:铁马廉风铸忠魂

冯艳

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?”河南省扶沟县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内,这字字千钧的绝笔诗,不仅镌刻着英雄的爱国赤诚,更藏着穿越百年的廉洁密码。“清正刚直、一心为民”的吉鸿昌精神,恰是新时代廉洁文化

建设最生动的红色教材。1895年,吉鸿昌出生于扶沟县吕潭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自幼与父亲相依为命。吉父为人豁达,性格豪爽,治家颇严,常常教导吉鸿昌“人穷志不穷”。这句朴素的教诲,如同种子般在吉鸿昌心中扎根,既要守住做人的骨气,更要心怀家国的大义。正是这种醇厚的家风滋养,让他从小便埋下了“为国为民”的初心,也为他后来“清廉为官、铁血报国”的人生轨迹,刻下了最初的精神烙印。

1920年5月,吉鸿昌回家探望重病的父亲。吉父在病榻之上语重心长地说:“当官要清白廉政,多为天下穷人着想,作(做)官即不许发财。”这句话如警钟长鸣,让吉鸿昌刻骨铭心。为了时刻警醒自己,也为了勉励部下,他亲手将“作官即不许发财”七个字题写在瓷碗上,专门烧制了数百个,分发给

身边的官兵。在那个军阀割据、贪腐成风的年代,这一只只瓷碗,如同一股清流,冲刷着浊乱的风气;这一句句训诫,更成了吉鸿昌为官带兵的“铁律”,他从不侵占军饷,不搜刮民财,甚至常自掏腰包补贴部下、救济百姓。

“作官即不许发财”,从来不是吉鸿昌挂在嘴边的口号,而是融入日常的行动。在领兵驻守期间,他始终牢记“当兵救国、为民造福”的初衷:看到驻地道路泥泞、河堤失修,便亲自带领士兵挑土铺路、修坝防洪,让百姓免受水患之苦;见到乡村孩童无学可上,便省吃俭用,拿出自己的俸禄创办学校,聘请先生,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;得知当地有巨匪横行、欺压百姓,他不顾个人安危,亲自率军清剿,一举歼灭匪患,为地方除暴安良。无论是修路筑坝的“实”,还是办学育才的“情”,亦或是除暴安良的“勇”,都藏着他对百姓的牵挂,他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,用一件件实事,践行着“为官为民”的承诺。

1934年11月9日,吉鸿昌不幸被捕。在狱中,敌人对他威逼利诱,许以高官厚禄,又施以酷

刑折磨,但他始终坚贞不屈,痛斥敌人的卖国行径,坚守着抗日救国的信仰。11月24日,蒋介石下令将其杀害,年仅39岁的吉鸿昌,从容走向刑场。生命的最后时刻,吉鸿昌写下三封绝笔信,在给夫人的信中,他叮嘱“要教育子女,继承我的遗志,为民族解放而奋斗”;给兄弟的信里,他交代“家乡的学校要好好办下去,让更多孩子读书”;给朋友的信中,他强调“孝廉传家,不可忘本”。从“人穷志不穷”的家风传承,到“作官即不许发财”的廉政



吉鸿昌将军纪念馆

宋福星 摄

诗词周口

诗经·陈风·墓门

佚名

墓门有棘,斧以斯之。夫也不良,国人知之。知而不已,谁昔然矣。墓门有梅,有鸛萃止。夫也不良,歌以讯之。讯予不顾,颠倒思予。

【解析】

《墓门》短短数行,表面是在谴责一个“不良”之人,但细品之下,诗中的锋芒却分明直指更深远的忧患与警示。若将它置于周口这片古老土地上细细解读,便能更感知到其中蕴含的沉重深意。

周口大地,自古便是陈楚文化交汇的沃土。这里的百姓最懂得土地的语言,也最知晓草木生长的道理。诗的开篇“墓门有棘,斧以斯之”的意象便充满了乡土气息。荆棘丛生,阻塞道路,在周口田间地头,谁家没遇见过这等情形?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斧头砍去这些碍事的杂树。这种“斧以斯之”的果决,正是周口农人面对生活阻碍时的本能反应。诗中以此起兴,巧妙地将“不良”之人比作作了这必须清除的恶木荆棘——他对社会的危害,就如同田埂上的荆棘阻碍庄稼生长一般直观、一样令人无法容忍。

“夫也不良,国人知之。”这直白的指斥,带着周口人特有的耿直。在周口,人们最敬重的是踏实肯干、正直无私的人;最厌恶的便是那些心思不正、行事卑劣之徒。诗中对“不良”者的点名道姓,没有丝毫含蓄与回避,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。周口方言里至今保留着对“不良”行为的强

烈贬斥词汇,这种鲜明的爱憎感,正与诗中“国人知之”的坦荡揭露一脉相承。

“知而不已,谁昔然矣。”这是诗中最为沉重的叩问。当“不良”的行为已经路人皆知,却依然得不到遏制,甚至愈演愈烈时,人们痛心疾首地追问:究竟是从何时起,事情竟堕落至此?这声追问,在周口历史上并非空谷足音。想想陈胜吴广那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怒吼,正是对秦末苛政积重难返的愤怒与绝望。这声“谁昔然矣”,是警钟,是对社会病灶未能及时根除的深深忧虑。

结尾“讯予不顾,颠倒思予”,更显悲凉。即便是那被认为不祥的鸛鸟(猫头鹰),此刻也仿佛在嘲弄:警告的声音你们置若罔闻,如今陷入困境才想起当初的忠告?这何尝不是一种辛辣的讽刺?这让我们联想到老子《道德经》中“民不畏威,则大威至”的告诫——当人们对于小的警示麻木不仁时,大的灾祸便悄然临近了。

《墓门》的锋芒穿越千年,依然锋利。它早已超越了单纯对某位“不良”者的斥责,它是一面映照社会病症的镜子,是敲响在古老陈地上的警世洪钟。诗中那必须砍伐的荆棘、那被国人皆知的“不良”、那痛彻心扉的“谁昔然矣”、那充满讽刺的“颠倒思予”,无不凝聚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生存智慧:积弊不除,贻害无穷;防微杜渐,方得久安。

(本文选自冯剑星、朱震昊主编的《诗词里的周口》)

生长在那段时光褶皱里

陈玉杰

我与周口
主题征文选登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